

曹州志

第一冊

圖考

輿地

重修曹州志序



康熙十年

詔起師臣衛於家既馳赴
關即條上便宜次及通志於
奉

曹州志

序

俞旨檄移東省下兗部諸縣
邑時余承乏曹土逾二載
矣曹故有志前守所輯初
余歷官訪問圖經已燬兵
燹無存焉者後從掌故搜

得殘編缺畧頗甚且斷自
明萬曆末後未及續況我
興朝三十餘年政教休隆德
化翔洽制度文物爛焉明
備可無修舉以彰至理顧

簿書期會戴星出入方有
志未遑而郡符適至爰集
師儒縉紳父老子弟謀厥
成事於是分曹授簡遯稽
載籍博採傳聞蒐羅逸軼

發揚幽潛讐校魯魚之譌
刊定帝帑之陋期不謬於
前修足徵信於將來斯役
也雖述以繼作實因而兼
創編次甫畢遂以副本恭

呈大府復精選棗梨付之
剞劂為志十八為卷二十
洋、纚、粗具是邦之梗
槩矣屬當弁言首簡余方
國下吏濫叨共理何堪糠

粃辱茲盛典竊惟師臣之
疏有云天下山川形勢戶
戶錢穀風俗人物疆圉險
要宜有志乘為一代文獻
請

勅直省禮聘名賢接古續今
纂修呈進編成

大清一統志懿哉言乎煒：

煌々光昭四裔窮域遐荒
山陬海澨罔不率俾敷陳

方物車書萬里弘示無外
曹於幅幘上應房心之墟
雄踞河濟之會雷震潯澤
遠垂禹貢分茅胙土肇啓
姬封太師陳詩采風不廢
左氏列傳紀事獨詳由來
尚已其在今日密邇

京畿繡錯梁宋允襟帶夫東
國更股肱乎南服神州赤
縣海寓罕傳烏可以弗志

哉然志之為志難言之矣
昔人擬作志之難於作
史夫史貴要志貴詳安得
比而同之姑即志論郡異
於邑省異於郡通而上之

一統志又異於省蓋刪繁
就簡舉大遺細精核約談
理固爾也究之一統志之
資藉不過省與郡邑志而
已苟無邑志奚所取材則

甚矣邑志之尤不容緩也
嘗考周禮小史掌四方之
志上之王府太史總其成
允邦國都鄙萬民之有約
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太史

正歲年以序事班之於官
府及都鄙而真繫世及詔
王忌諱及國事之用禮法
者小史佐焉以是知志之
為志非塗飾文具乃官府

向外出上下臣民所由適於
治之道也今師臣陳之我
皇上是之此意豈有殊乎余
用是滋懼兢々編摩以地
括人以人括事與言發凡

起例羣分彙聚悉本是意
以達之境以均小美不敢
遺境以外大美不敢掠不
以私溷公不以疑傳信雖
繁碎瑣雜近於纖悉要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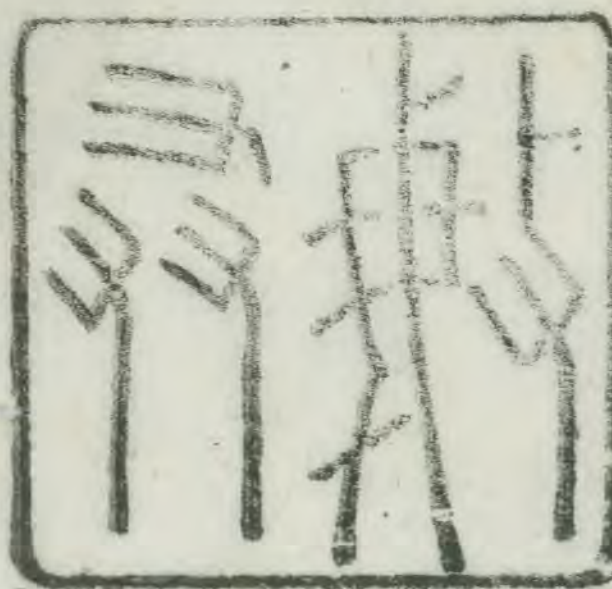
成其為曹志云爾卷帙既
出富於往昔睨而視之其
厚則倍幸得藉手以告無
罪至淳澆之變利弊所興
有關民生或裨時政者間

於前後叙論畧致意焉若
云筆則筆削則削余何人
斯敢僭附春秋之義以取
戾當世耶謹序

康熙十三年歲在甲寅夏

六月奉直大夫知曹州

事古營州佟企聖撰



曹州志

序

修曹州志序

圖籍之作所以紀山川之險易道里之廣狹民風土俗之燮惡與夫人材貢賦物產之所出使觀者一舉目之間求其跡而施於有政不俟詢訪可知也在古昔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在我朝天下有一統之志郡縣有郡縣之志是志之設匪徒飾吏事誇美觀而已其繫於政教不爲無益也曹

曹州志

舊序

吳

之爲郡始於周武王封其弟振鐸國於曹其後爲州爲郡爲軍廢置不一况迨近黃河變遷者屢之使不登諸圖籍則後來者漫無可考其所係匪細也余以匪才膺州牧之寄壬申夏來守於曹民事之餘索舊志檢閱之乃前守任君禮舊本恨多闕畧雖一統志所載者猶多遺焉索之屬縣而定陶則素未詳察修曹縣之志前令鄒君

所集又失之繁冗瑣碎雖隸並隸之東明
河南之考城者猶併錄之先是州學王奎
憲副陳君禹學太君張君恭嘗志纂修州
志亦未脫稿杞宋之徵蓋不能不爲之惜
也適兵備憲副吳公遜之注意於此一日
謀於予當重加修輯予唯唯退而謀諸學
正鄭君接之曹縣定陶皆州屬邑當併志
之爰搜舊志之遺蹟考訂是非其闕大
體係風紀者雖本三遺其於入無足是正
事無足輕重之無庸錄者則去之不少
顧惜政少暇輒訪學於公正公至於繕閱之
勞彙次之審其枉詳其事最則晦之力也
暨州學司訓朱君維猷孫君慧之王君本
源庠生楊蘭邵愷旁搜典籍博採輿言凡
涉州事者悉錄之以備參考經歲始克成
編其爲卷十有六爲目四十有七既成也

命工鋟梓以廣之時州同知張君時中判
官鄭君載道吏目張君宗詭亦與有贊相
之力焉竊惟是志之成俾觀者於此計田
賦而知公歛之多寡因物產而知地利之
豐耗察宦跡而知政治之得失按人物而
知士理之澆淳官於斯者可考古以爲政
生於斯者可尚古以爲學也其於政教亦
未必無小補云時正德十年乙亥夏五月

知州事吳瓚撰

重修曹州志序

志所從來舊矣周官以外史小史掌之振
方輿封貢之故實總之雜往蹟憲後來令
不至湮沒無徵也余竊念志以紀載有史
之義焉史氏橐筆暴揚燉慝誅苑懼生執
簡而讀者淫淫汗下史之爲訓深哉志無
褒貶義羅方猷於寸楮掇微理而萃編昔
胡盛而今衰曩胡微而今著抱斯牒而蒿

曹州志

舊序

許

目時事有不愜然警動者有是理乎載取
當時行事之實儼然作戒後人則志之益
於官守儻亦匪細而已舊州之志始自伍
君禮續修於吳君璜今已訛糊脫落幾化
爲烏有考古君子兀兀懷杞宋悲則圖新
而改飭之也容可歲月緩耶余自十八年
承命守是邦垂四載日求所以新之亦旣
謀之鄉大夫詢之長老按之故牘得其梗

槩矣而庶績綏拏閤筆未逮會今年秋吳
興王公謙客遷來雅不欲煩以他務因舉
此屬之而公遂與郡博周君宗邠群弟子
趙惇叙路尚節王夢鶴馬鳴陽王自顯於
南華館中晝夜編摩甫兩月餘而殺青大
都余以父事任博採公不謂愧其狹周君
以餘力肆叅討公不嫌形其疎而宜因宜
革或是或非即可否異同公據事直書亦

不自疑其專故迄有成帙而數十百年事
臚若列眉殆庶幾於古之信史云屬余當
序諸首余亦何言哉疆土風物故也山川
祠宇故也戶口多少烱夏征稅故也獨其
聲名文物視昔若倍公儲私廩視昔亦倍
華衣美食俗尚相高不惜艱苦又倍况乎
以數年之天災比歲之多事數不加於前
而費增於後用愈急而民愈窘也其何日

之有按而覩之誠有痛心寒骨者矧食民之膏冒君之位爲赤子乳且哺焉柰何寬然而安之也耶余方執卷有忤心將求所以釋此而不可得誰曰志不如史無益於官守哉且也曹風龐古間多忠賢節義山農紅女類可歌頌視昔齊魯駸駸有至道機長民者其何術以導之芳軌鏡晦民難橫目是志之成也其余之砭也夫其余之砭也夫時萬曆二十二年仲夏旣望奉直大夫知曹州事古絳許思撰